

刘一达◎著

北京爷

画文京幽力风民、刹深海风区、区化

著名京味作家
长篇幽默小说

京华出版社

“爷”文化，在北京文化里有着特别的内涵。它属于专门研究北京“爷”文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和人文背景，它与社会、心理、人文等等密切相关。从历史文上说，“爷”文化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观。爷文化是幽默、调侃、随意、恬淡，但是很多的东西，却能化腐朽为神奇。在大文化中，产生独特的火花，而又能将大火花归于平淡。爷文化，也是一种“境界”。



北京爷

刘一达◎著

著名京味作家 长篇幽默小说

“文化”在北京文化圈里很深的词眼。我首先问自己：什么叫“文化”？北京文化圈里的“文化”，它与社会、心理、人文的关联，甚至与“文化”这个词的关联，都是一种“文化”的体现。它不是“文化”这个词的本身，而是“文化”这个词的“文化”。

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京爷 / 刘一达著. —北京: 京华出版社, 2006. 9
ISBN 7-80724-262-0

I. 北... II. 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7337 号

策 划 王金文 华 飞 刘 凯
责任编辑 华 飞

出 版 京华出版社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)
(010) 64258473 64255036 84241642 (发行部)
(010) 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(编辑部)
E-mail: jinghuafaxing@sina.com

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 500 千字
印 张 22.75
印 数 1-12000
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724-262-0
定 价 35.00 元

京华版图书, 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白序

北京爷

说“爷”

爷是尊称。三岁小孩子都知道，爷就是祖父。不过，祖父的别称爷，通常要连着用，叫爷爷。在北方，祖父的哥哥被称为大爷，母亲的爸爸，即外祖父，也被称为姥爷。爷，还有几种用法。老事年间，对有权有势，有头有脸的人，称之为老爷。“爷”的称呼还有至尊的意思，如民间把天王老子称为老天爷。对敬奉的神，也被称为爷，比如土地爷、阎王爷。

爷，作为尊称，北方人用得最普遍的是管上点儿岁数的人叫大爷。不过这个“爷”字要谈轻声。在街上打听道儿，碰见白头发的老者，尊一声老大爷，这是再合适不过的尊称。街坊四邻，有上岁数的，也可以用大爷相称，一般前头要加上姓，姓张，称呼张大爷，姓李，称呼李大爷。

爷，在北京活里，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称谓，即姓张的，称呼张爷，姓李的，称呼李爷。这个“爷”字，寓意就深了。

据我的研究，这个“爷”字起码有两层含义。头一种含义纯是尊称，跟张大爷、李大爷意思基本相同，但略在差异。尊称“爷”的，必得有点儿“派”，即所谓的威望。因为能被人称为张爷、李爷的，不是德高望重，也得说威仪压众。能被人叫“爷”的主儿，多少能主点事儿，说话占地方，办事有分量。第二种含义则带有调侃意味，称他为“爷”，其实是指他的“爷”劲儿，并不一定有“爷”的威望，或有“爷”的派头，但是他敢众里拔尊。真正的“爷”比他高出一头，但他却不认为自己矮，许你是“爷”，就不许我也当“爷”？这就是“爷”劲儿。他能被人称为“爷”，即可以看出其个性的彰显和性情的别类。用北京话说就是“各色”。

在北京人的眼里，能被称为“爷”的人，绝对都是有个性的人。老实巴交，安分守己，规规矩矩，唯唯诺诺的人，似乎不够“爷”的份儿。“顺毛驴”或“毛毛虫”是没资格当“爷”的。北京的“爷”跟鲁迅笔下的“阿Q”不同，“阿Q”精神是自我胜利法，别人抽他一嘴巴，他不敢犯嗔扭，回过头去往地上啐两口唾沫，往半空挥两巴掌，他就自以为战胜了抽他的人。“爷”的劲头儿是你抽我两巴掌，我得给你一砖头，即使是砖头打不着人的脑袋，他也要出手，不能服软。“阿Q”是含着眼泪在微笑，北京的“爷”是掉到沟里了还能扬着脑袋冲天大笑。所以在北京“爷”的身上找不到悲哀和忧愁。也许他的处境，别人看了会感到悲哀和怜悯。但是“爷”却满不在乎，即北京人说的牙掉了往肚了里咽，胳膊折了往袖口里揣。“爷”的生活辞典里似乎没有悲哀这两字。

您在北京，肯定能碰上这种“爷”，身上只有两块钱，但是他敢进大饭店。兜里只有两块钱了，您说他穷，他敢把腕子上的手表卖了，请您吃饭。您说别卖表，我身上有钱，可以借他几十块钱，他敢把这钱给撕了，拍在你脸上。这种爷劲，说到底就是面子。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但“爷”可不这么认为，他要人前拔尊，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，不能丢份儿，而且不能让谁“拿”着他。

“爷”文化，在北京文化里有很深的内涵。我曾专门研究过“爷”文化产生的历史根源和人文背



景。它有社会的、心理的、人文的等等诸多元素。从哲学意义上说，“爷”文化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观。“爷”文化看似简单、纵情、豪放、随意、恬淡，但是很多时候，却能化腐朽为神奇，在大开大合之中，产生激情的火花，而又能将大起大落归于平淡。所以“爷”文化，也是一种“境界”。

这种“境界”飘忽不定，让人捉摸不透，把握不准。如同“爷”在生活中的种种举止，让人揣摸不透，扑朔迷离一样。其实，“爷”的心境是简单的、透明的，甚至是非常单纯的。但是在这纷纭复杂的社会中，这种简单、透明、单纯反倒让人觉得不可捉摸了。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在《立论》中说的那个故事，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，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，有的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，于是得到了一番感谢。有的说这孩子将来要当官，于是收回了一些恭维。有的说这孩子将来会死的，于是得到大伙儿一顿痛打。“爷”就是这种说孩子会死的人，他要说就说实话，不会装孙子，所以必然要被视为另类。不过，跟鲁迅先生《立论》中的故事有所不同。“爷”因为说实话挨了打，也不会服软，也许他被打的鼻青脸肿，还指着众人说，你们别高兴，早晚也得死，不信咱们走着瞧。这就是“爷”的劲头。

我写《北京爷》的初衷，就是想通过魏爷这个形象，来诠释“爷”文化的某些内涵。由于“爷”本身往往给人以怪诞不经的印象，所以他在生活中的种种行踪，带有喜剧色彩。

我接触的“爷”太多了，所以魏爷只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，生活中并没有魏爷这样一个人。可是很多人看了我的初稿，都说他像谁谁，拿魏爷跟生活中的某个人“对号入座”。看来是我把魏爷给写活了，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他的原形。不过谁看了我的书，真去“对号入座”，我也没辙。

这本书从动笔写到正式出版用了有八九年。为啥这么耗时费力？因为魏爷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，前前后后“他”跟我折腾了好几年。写作大纲定下来以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动了笔，可是只写了前两章，便由于报社的采访任务繁重，不得不把这位可人疼的魏爷晒在一边。没想到，我上初中的儿子把这四十多页“开头”给拿走了，先是自己看了，乐了几天，以后又拿到学校传给同学看，谁看了谁都想笑，把它当成了手抄本儿。他的老师以为是什么禁书，也借过去看，结果刚看了几页，放在办公桌上，又被其他老师给拿走了。最后这本书的“开头”大概有几十号人过了眼，但是看过的人也留下了遗憾。因为它只是一个“开头”，于是老师和同学问我儿子，你爸爸干吗不把它都写出来呀？后来我儿子时不时地催我写魏爷，让我抖开这摆下的“包袱”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又重新动笔，一气呵成，直到把一个完整的魏爷呈现给广大读者。

这些年，我写了不少小说，刻划了许多北京人的形象。魏爷，可以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“爷”。喜欢，是因为他被我刻划得很成功。此书再版由我的老朋友，京味儿画家杨信配了二十几幅设色插图，让它更出彩了。但愿您读了这本书，能对北京“爷”有所认识。不过，我想有烦您过过脑子：您说把“北京爷”搬到荧屏上如何？如果您觉得可行，那么谁演魏爷合适？请您给出主意。

以上是为序

北京如一斋

目录

北京爺

第一章

- 寻呼机闹夜 / 2
- 一帮“名作家” / 5
- 第一次握手 / 6
- 不当挨屁板子的秀才 / 8
- 大话让你“吓一跳” / 9

第二章

- 他们家老爷子 / 13
- 有点儿歪才 / 14
- 作诗捅了“马蜂窝” / 15
- 险些挨拳头 / 18
- 砸了“铁饭碗” / 19

第三章

- 神秘地失踪了 / 20
- 抱回一个“孩子” / 22
- 大侃“史诗” / 24
- 可笑的肚脐眼儿 / 25

第四章

- 跟头儿摔咧子 / 28
- 说翻车就翻车 / 29
- “嗯处长”下逐客令 / 31
- 主任跟着吃瓜络儿 / 33
- 到处吃闭门羹 / 34
- 遇到了“知音” / 35
- 诗坛失意 / 38

第五章

- 大蒜搅了青春梦 / 40
- 跟老情人逗咳嗽 / 41
- 都在演“戏” / 47
- 马路上撞了个“桃花运” / 48
- “花将”因“花”休妻 / 51
- 差点儿让厨师占“便宜” / 53
- 找上门来的“情人” / 54
- 一夜风情 / 56
- 谁让谁给陶醉了 / 57



月光融化在大腿肚子上 / 61

第六章

高高兴兴吃早茶 / 64

突然一下晕了菜 / 66

三十六计“走为上” / 69

稀里糊涂进“班房” / 71

在派出所出“洋相” / 73

烧鸡大窝脖儿 / 76

第七章

开始走“背”字 / 84

眉眼高低 / 85

拍卖家底儿 / 88

愣把象牙写“哭了” / 90

碰上了“棒槌” / 91

第八章

虚头八脑 / 96

“白雪公主”打圆场 / 99

大脑也有开窍的时候 / 100

第九章

求职才知自己是“水货” / 104

新官儿上任三把火 / 106

君子动口不动手 / 109

不跟他们玩了 / 112

第十章

甩开了腮帮子 / 116

说不清道不明的爱 / 117

为出书设“局” / 121

胡编辑酒色双迷 / 123

酒醒方知上了“套儿” / 126

第十一章

一块“心病” / 130

谁给谁添堵 / 131

斗心眼拉晃绳 / 134

“孔方兄”说话 / 138

又杀回马枪 / 141

找不着北了 / 142

第十二章

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 / 146

当上了首席执行官 / 148

死活要扛这面“大旗” / 149

“二马”盘槽 / 153

“白粉经理”抱大腿 / 156

披上了虱子袄 / 158

抢走“大活人” / 159

第十三章

意外受宠 / 162

刘大炮告状 / 164

夜半惊梦 / 166
愤怒出诗人 / 168
逗人痒痒的“瘦身镜” / 172

第十四章

生意突然火了 / 175
“美美美”美了 / 176
居然吃了“喜儿” / 178
要的是个面子 / 180
席面上烧包儿 / 183
大马路上相面 / 187
买彩票中奖 / 190
见到了白洁小姐 / 193

第十五章

撞倒了“醋瓶子” / 196
给“白雪公主”赔罪 / 197
广告捅了大娄子 / 200
真是祸不单行 / 203
开了个国际玩笑 / 205

第十六章

倒吸一口凉气 / 210
“局子”里捞人 / 212
突然之间晴了天 / 213
罚了个底儿掉 / 215
贪多嚼不烂 / 218

给香蕉涂色 / 222
马路边练摊儿 / 225
街头白给黑香蕉 / 229
天无绝人之路 / 231

第十七章

回到了大杂院 / 236
逗嘿，文爷 / 237
把“大奔”给砸了 / 240
来了个不论秧子 / 242
当了一回“大干部” / 245

第十八章

在庙会卖酸辣凉粉 / 250
遭遇“绑票” / 253
戴着“鬼脸”的店小二 / 257
让他销魂的除夕 / 259

第十九章

美国人卫长庚 / 264
收了一个洋学生 / 266
生旦净末丑·狮子老虎狗 / 269
在公园遛嗓子 / 271
愣把老外蒙了 / 273
玩了一把“三喊一哼” / 274
看戏闹场 / 276
恼人的帽子 / 277



第二十章

- 不跟叛徒划等号 / 280
- 牛爷“耍骨头” / 281
- 脑瓜一热进了“套” / 284
- 碰上—个假荆轲 / 286
- 跟“萝卜皮”叫板 / 288
- 日本大战刀 / 291
- 撂地表演 / 292
- 真刀真枪玩了命 / 295
- 场虚惊 / 298

第二十一章

- 封“忏悔书” / 300
- 吓跑按摩女 / 301
- 午夜街头被“放血” / 303
- 挨了二十多刀 / 304
- 大闹编辑部 / 307

第二十二章

- 大杂院里的人们 / 312
- 听录音寻旧梦 / 313
- 孟家父子 / 315
- 大门口撒癍症 / 317

三板斧侃倒老社长 / 318

跟人起腻玩 / 321

第二十三章

- 骂人获了一个奖 / 324
- 出口成“诗”的神童 / 326
- 把自己的肾给卖了 / 327
- 舍不得离开胡同 / 329

第二十四章

- 王爷后代 / 334
- 对宣德炉 / 335
- 拿出当年老照片 / 336
- 小院里的苦恋 / 337
- 原来她是老情人 / 342

第二十五章

- 还债差点儿打起来 / 344
- 小贩把书拉回家 / 345
- 自己的孩子自己抱 / 347
- 大作成了包装纸 / 350
- 签名大赠书 / 352
- 尾声 / 354

第一章

北京爺



林... 二〇〇六年八月吉日
為一畫《北京爺》画像。
於廣東惠州夜。

寻呼机闹夜

这几天我的寻呼机又开始闹腾了。夜里两点多钟，我睡得正香，呼机就“炸”了，五分钟之内响了有一百多次。甭看，一准是魏爷。

这世界上，能把寻呼人当扔炸弹玩的恐怕只有魏爷。他一呼您，准有比他爹妈住院大火上房还急的事儿。当然这是魏爷的意思。

及至您被他呼得浑身上下像是长了刺儿，赶紧给他回电话。一问，他却在电话那头不紧不慢地跟您打起哈哈儿来：“哥儿们，嘿，有空儿吗？有空儿，咱们找个馆子喝二两去！”

您瞧，这不是逗闷子玩呢么？深更半夜，他把你从被窝里呼出来。喝二两去！哪儿的事呀？

可您这头儿跟他嚷嚷，跟他急赤白脸。他呢，天真得像三岁的小孩，依然慢慢悠悠，心平气和地跟您打镗：“真的，我这会儿特想跟你喝二两。”

您说碰上这样的“毛毛虫”，您是不是急不得恼不得？

一来二去的，我落下了一个毛病：只要是寻呼机“狂呼滥炸”地响，我的耳朵边就会产生一种幻觉，隐约能听到魏爷不紧不慢的“蚊子声”。

碰到这时候，最好的主意就是赶紧把呼机砸喽。自然，真砸寻呼机我绝对舍不得。因为我心里清楚，这“电蚰蚰儿”^①可比小时候玩的“砸炮”值钱多了。

舍不得砸机子，那剩下的道儿只有关机的事儿。这大概是对付魏爷“狂呼滥炸”万不得已的法子了。多亏我的手机号他不知道，否则更甭想安生了。

我没料到魏爷呼不到我，会打着出租车，汗脖子四流地找上门来。

“起腻！”这是魏爷推门进来，我产生的第一个感觉。因为我隔着一张桌子，便嗅到了他从嘴里喷出来的酒气。

只要魏爷喝了酒，性情就变得张狂起来了，此时的“毛毛虫”成了“季鸟儿”。^②而他一张狂，旁边的人就得退避三舍，敬而远之。不为别的，怕他那满嘴唾沫星子溅一脸，而且也耽心耳朵眼里的鼓膜，让他的高音大嗓给震裂喽。

逢到这时候，魏爷便要找我。他以为在他结识的人堆里，唯有我是忠实的朋友。既然是忠实的朋友，那么也自然是忠实的听众；既然是忠实的听众，那么也就自然会洗耳恭听他的高谈阔论。

事实上，有许多时候，我的确挺给魏爷面子。在他酒后吐真言而话说秃噜下不来台时，常常帮他打个圆场。

但是说心里话，这恰恰是我的“虚伪”所在。从我的本意来讲，在我听魏爷的满嘴胡吡时，我心里头腻歪透了，恨不得能照他的大腮帮子打几拳。但我知道碰到这种场合，他的两眼会专盯着我。别人挤兑他骂他，他都不在乎，甚至掬他两耳贴子，他可能都觉得没什么。唯有我，别说跟他拉下脸来，就是表示出不耐烦的神情，他都会觉得我在拿刀刺他身上的肉。

从魏爷充满绝对信任的执著目光里，我会意识到，假如我在这种场合流露出些微的轻蔑，他会立马儿拿把刀来抹脖子。

您说我能让一位大诗人，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给淹浸了么？

“呼你两个多小时，怎么不回答？兄弟，是不是门槛儿高了，拿我们小民不当回事儿？”

魏爷一进门就亮开了大嗓门。您听，他的话噎人不？

① 电蚰蚰儿——北京人对寻呼机的谑称。

② 季鸟儿——北京土话，即：蝉，知了。因蝉在夏季鸣个不停，所以，把絮絮叨叨的人比喻为季鸟儿。

如果单是大嗓门吓您一下还则罢了。他在由着性儿地放开嗓子的同时，脸上的那对眼珠子较着劲儿呢。

他的眼睛原本不大，但每到激动起来的时候，那对绿豆眼却瞪得溜圆，仿佛眼球要从眼眶子里努出来，让人觉得有点儿发毛。

“你看看都什么点儿了，我的寻呼机关了，睡觉怕闹得慌。真有点儿对不住了。来来，快坐快坐，抽烟……”

我下意识地拎过一把椅子，极力表现出镇定自若又和蔼亲切的样子。尽管透着有点儿虚情假意，但只有这样，才能平息他一触即发的“暴风骤雨”。

对付魏爷，只能把温和的语言和谦和的微笑奉献出来。这是我的惯招儿。尽管我心里清楚，这样做会让他蹬梯子上脸。

魏爷的血管里也有咱们国民的劣根性，欺软怕硬，见到人拢不住火儿。但是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讲，我为人处世，信奉的一条哲学是：宁跟聪明人打顿架，不跟糊涂人说话。

跟魏爷翻脸，实在是不值当的。所以，我拿他永远当顺毛驴。

他拿数落人不当回子事儿。您呢，只当他是条倔驴。驴犯了性子，在地上打几个滚儿，叫唤几声，您抹掌抹掌它的毛儿。毛儿顺了，它还能怎么样？但是您要是抽它两鞭子，它反过来会咬您两口，犯得上吗？

“您呀，净跟我这儿玩哩喂儿愣。怎么一到我呼你，总赶上你关寻呼机呢？”

魏爷仍然不依不饶，话茬子里带着刺儿。

“得了，为了你，我以后找绳儿上吊卧轨投河，都把寻呼机挂在身上还不行吗？”我陪着笑脸，遮了个由子：“我刚写完一篇稿，进被窝还没五分钟呢。”

“写东西？你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地写那些狗屁文章，有什么价值？我看你活得忒累。”

在魏爷眼里，别人写的文章都属狗屁一类，惟有他自己写的那些诗，才是有价值的。他压根儿不看我写的东西。您说跟他这种人您有必要去争辩吗？

我明白他特希望我能跟他理论一番，他好借机把自己的诗“抬”出来弘扬一下。

我不能给他创造这种契机，因为他一“抬”出自己的诗，今儿的觉算吹了。我甭打算沾枕头不说，弄不好，还要搭进一顿早餐和第二天一上午时间。

“你真呼我啦？有什么好事儿？”我见他已然坐下来，并且开始用他那柴禾棍一般的手指，搓脖子上的泥垢，立刻转了话题。

“当然有好事了，没好事儿，我能这么玩命呼你。”

魏爷把从脖梗上搓下的泥卷，揉成一个小球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，然后随手弹到地上。

“你呀，真是好事不过夜，不说出来心里难受。说说吧，让我也分享一下。”我笑着说，装作没瞅见他玩弄的那些泥球。

“我要出国了！”魏爷眯起那对小眼看着我，以便能瞅出我对他说出这句话的反应。

“有这好事儿？”我有意作出将信将疑的样子。

“当然。这回可是真的啦。”

“哪儿的路子？”

“路子？我还用找路子？跟我的‘白雪公主’前后脚，我们要远走高飞了！”魏爷颇为得意地说。

“又是你的‘白雪公主’。出国好哇！什么时候动身？哥儿们给你饯行。”我“烧”了他一下。

“白雪公主”，魏爷有时也称她为贝雅特丽奇。这位白凤琴女士是他正热恋的“傍家儿”。她可是了不得的人物，是魏爷眼中的圣母玛丽亚。

“听你这语气，有点儿怀疑是不是？”

魏爷又把搓下的一个泥球弹出去。

“哪儿能够呢？您的话一向可都是金玉之言。这次是奔哪一国呀？”

在我的记忆里，魏爷已是第一百零一次告诉我他要出国了。只是折腾了两年多，到这会儿，他连北京的城圈儿也没溜达出去。出国？在我看来，他不过是过过“嘴瘾”。

“美国。我要去美国，知道吧？我还要去意大利，看看但丁的故乡。”

魏爷一提但丁就激动。我呢，就怕他提但丁。

“护照办利落了？”我生怕他的话口儿往但丁那儿绕，赶紧问他点儿实际的。

魏爷的脖子已经被搓得像红鸡冠子。他仿佛过足了瘾，不再做那“功课”。

顿了一下，他跟我要了支烟，点着猛吸了一口，脸上露出挺神秘的样子，往我跟前凑了凑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我的一个朋友正给我办着。这次办的是出国讲学，以中国诗人的身份去讲学。休斯顿，知道吗？美国的东海岸。不不，准确点儿说是南邻墨西哥湾。”

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皱皱巴巴的世界地图册，一下子翻到了美国。

他在密密匝匝的地名当中，指着“澳斯汀”三个字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嘿！你过来看看，‘澳斯汀’算是州府呢。正经不小的城市。”

我瞥了一眼那地图册，顺着他的话口儿说：“嗯，不错，‘澳斯汀’。你去讲学。好哇。什么时候过去？”

“说快也快。美国方面说，只要我这头儿把护照的手续办齐了，随时可以去使馆签证。”他说得极随意。那口气，去美国，就跟他要去趟北京郊区差不多。

“你这头儿还有什么手续办不下来？我想你这么大的诗人出国讲学，哪个衙门口儿敢不放？咱往高喽说，你这是为国争光。往小里说，你这是为中国的诗人争荣。美国可是出诗人的地界儿。你在那儿露一手，打打知名度，回头再抱回个诺贝尔文学奖，你可成名人了。”

我这一“烧”他，他来了精神头儿。

他抽了口烟，挤咕挤咕绿豆眼，把诗人的派头又端了起来：“要不是冲着拿奖，你说我能去美国？你最了解我，我的根儿在中国。出国不过是为了开开眼界，让那些老外见识一下中国也有‘后现代诗人’。多亏我的‘白雪公主’帮了我的大忙，出国讲学起码要有自己的诗集。诗集是诗人的身份证。嘿，这倒是一句绝妙的诗！你知道哇，这几年我一直在为我的史诗《骚神》而奔走呼号。”

“是呀，把你的史诗出版喽，拿诺贝尔文学奖也透着你有底气。那可是你这个中国但丁的代表作不是？”

我一不留神把魏爷的心病说了出来。魏爷最大的一块心病，就是出版他的史诗《骚神》。

我也正是由他写史诗才跟他认识的。三年多了，他几乎每次见到我都谈他的史诗。史诗听得我脑瓜仁儿疼，我已然怕他谈这俩字了。

“我就是冲这个来找你的！”魏爷听到这儿腾地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左手抓住了我的手腕，右手从怀里掏出一本书，嚷道：“哥儿们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！”

我接过书来一看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敢情这是魏爷写的史诗《骚神》。

“行啊，你的‘孩子’终于问世了！”我惊诧道。

“要不我会这么玩命呼你？走，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去！”他激动得像个小学生。

我真得多看魏爷两眼了。史诗，《骚神》。魏爷为了它差点儿没成了魔症。

《骚神》出版了，谁给他出版的？我本来想多问他几句，可看他乐得像喜鹊的样儿，生怕他再犯病。

“好吧，我真该为你庆贺一番。”

我赶紧找补上这句添彩儿的话，否则，魏爷会咬我两口。

一帮“名作家”

老话说，什么事儿得说出盐从哪儿咸，醋从哪儿酸来。说起魏爷的史诗《骚神》，可真有乐子，您往下看就知道了。不过，在说他的《骚神》之前，得先跟您交待一下我和魏爷是怎么认识的。

那是四年前的事儿。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记者聚会。这本来是个新产品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之类的活动。因为时下召开这类新闻发布会，得向新闻出版署“挂号”。按规矩办事，在组织者看来手续比较麻烦，同时，给记者们施舍小恩小惠也“碍眼”。

所以，组织者便找一两个新闻圈儿里的“腕儿”，充当“穴头”，召集一帮比较熟悉的“圈儿”里人吃顿饭，塞个包儿，打点“喜儿”，把这点儿事也就办了。虽说这是“猫腻”的活儿，可谁也说不出什么来。

我已然记不清这次聚会的中心议题是什么了，但对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却印象颇深。因为我由此认识了几位“作家”，其中包括咱们的“诗人”魏爷。

通常参加这类聚会的多是新闻圈儿里的记者。在“圈儿”里混得时间久了，有些面孔经常打头碰脸的也就熟了。但是我赶这种“场”的机会不多，跟“圈儿”里人碰脸的时候自然也少。

这次聚会就赶上十几位“生脸儿”。正因为是生人，所以初次见面，短不了要相互换个“片子”^①什么的。

这一交换“片子”，我的困惑就来了。怎么办呢？换了“片子”，咱得照几眼呀。居然有四位“爷”，“片子”上印有“作家”二字，其中有两位“爷”，还在“作家”的前面，挂上了“著名”的“衔儿”。您说看了这样的“片子”我能不眼晕吗？

什么是作家？这还用问吗？三岁小孩也能告诉您。

但是这几年，我接触的“作家”越来越多，却对什么是作家感到越来越糊涂了。您真问到这个问题，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。

记得我的一位文友写了一篇反映现代书商的社会纪实文章。我在编他这篇稿子时，有一句话挺让我犯嘀咕。他说：“中国的作家实在太多了，从天上掉下一块陨石，砸着十个人，其中有九个就是作家。”

这句话的确让我犯愣，中国能有这么多作家？可是，那天聚会的场面，的确印证了他的这句话。

既然人家的“片子”上，打眉打眼地印着“著名作家”，咱一个普通记者总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吧。

赶到我怀着十二分的敬畏，跟这两位爷一过话，我可是真糊涂了。敢情这两位爷的学问忒大了，他们的谈吐让我着着实实在在地开了眼。

聊天嘛，又是跟“著名作家”聊，自然要说到中国作家的事儿。

我冒冒失失地抖了个机灵，说起了巴金先生操办中国当代文学馆的事儿，于是引起了这些“著名作家”的高论。

“唉，这事儿我早就听说了。”一位姓牛的“爷”撇了撇嘴，扬着脖子说：“中国的作家实在没出息，怎么中国的文学馆能让一个英国人办呢？”

我听了一愣，以为这位牛爷听岔了，赶紧找补说：“巴老现在在上海。”

“是呀，我知道他在上海访问，这事儿瞒不了我。我看过他的作品，《哈姆雷特》不是他写的吗？”

“您说什么？”

“《哈姆雷特》呀，巴金的歌剧，写得不错。不过，比起我的那部《没有舌苔的女人》还差点儿。当然，这位巴先生要是再改一下结尾的话，可能会更好。”

① 片子——北京新流行语，即名片的意思。

巴金会是英国人？乍一听，我真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。可是看牛爷说话的表情非常认真，我又看不出他在跟我开玩笑。

后来我们又说到了赵树理。牛爷居然把赵树理说成了电影演员。“他不是北影的吗？对，他演的老警察不错。挺逗的。”

我以为他在拿名人打擦。可是，他说这话时，脸上绝对是一本正经的样子。

妈爷子！牛爷的学问简直“大”得没边了。您说碰到这样的“著名作家”，我能不“晕菜”吗？

我后来跟“著名作家”牛爷有过几次接触。目的是想看看这位“作家”的《没有舌苔的女人》。可是他的这位“女人”挺神秘，到了儿我也没看着“她”怎么没了舌苔。

至于牛爷还写过什么“名著”，他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不知为什么没露。只是在一次酒后，牛爷从容不迫地向我展示了他的“部分”作品。在贴得挺厚实的“剪报”堆里，我发现了他的伟大作品：除了他自己明白别人都看不懂的十几首打油诗以外，其它均属带有“软广告”之嫌的“本报讯”，或所谓“报告文学”。

难道这就是敢把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都不放在眼里的“著名作家”的作品吗？可是，除了这些“豆腐块”，我没看到他的其它“名著”。

“著名作家”？这就是“著名作家”？不懂，实在不懂。

可话又说回来，这能怨人家“作家”吗？只能说我自己见识太浅，不是“走眼”了，就是个“糊涂车子”。

由此，让我联想起采访过的一位“著名书法家”。此君写的毛笔字，在我看来还不如小学生描的“红模子”，却在我面前拍着胸脯说，他的字赛过柳公权，挂到画店里至少能卖几千块。及至我问他柳公权是谁？他一梗脖子：“柳公权你都不知道？他是慈禧太后的老师呀！”您说碰到这样的“书法家”我能不糊涂吗？

新闻“圈儿”的同仁当中有抬举我的，说我有时写文章胆子挺大，不怕得罪人。但是我那点儿人胆儿，跟这些大作家，大书法家比起来，实在是马尾巴串豆腐提拉不起来啦。干脆这么说吧，这些爷吐出个烟圈儿来，就能给我吞没喽。

您说人家是骗子，“蒙事行”吗？抖落抖落“家底儿”，一个个还都是“好人”，没杀过人没劫过道，没贪过污没嫖过妓，没一点儿“前科”。您怀疑人家不是作家？人家讲话，什么叫作家？作家不就是写字的吗？我也是靠“爬格子”为生呀！而且正经八北是“坐家”里写出来的字，况且有的还能拿出一张两张某报某刊征文的获奖证书。

噢，许你们当作家，难道就不许我们当作家？话又说回来，当作家眼下又享受不到什么待遇。老实说，把自己的名份往作家上靠，是抬举你们作家呢。

我已然从牛爷的脸上瞅出来，真有谁敢叫板，不让他当这个“著名作家”。他会怒发冲冠，立马儿跟你豁命。

不过，牛爷也有谦虚的时候。当我被他的学问唬得一愣一愣的当口儿，他话锋一转，平和地一笑说：“我的文学水平比起魏但丁来，还差一个档次。他可是大诗人。我认为文坛上诗人的地位，要比作家高尚得多。”

牛爷没等我答话，便指着坐在邻桌的一位爷说：“我想你这位‘名记’，一定会对魏但丁先生感兴趣。你们认识一下吧。”

第一次握手

魏但丁喝得脸通红，此时正跟一位气功大师探讨《周易》。见牛爷引我过来，他扭过脸站起来跟

我握手。

他握手的动作有点儿特别，先把手扬起来，在空中划一道弧线，然后直挺挺地伸过来，等着你的手握住它。弄得挺神秘，好像他在玩什么法术。

“很高兴结识你这位大记者。为了纪念我们的初识，我提议咱们干一杯。”

魏爷把斟满的酒杯递给我。没等我跟他碰杯，他把酒杯举到我的眉前，一晃，接着——仰脖，喝干了。透着他爽。

“大师刚才还跟我说，我最近要碰到一位贵人。你的出现，印证了大师的话。是不是尊敬的大师？”魏爷扭过脸去，径自笑了起来。

他身边的那位气功大师瞅着我默然噙动了一下厚嘴唇，似笑非笑地指着旁边的空位子，示意让我坐下。

那次聚会，我算开了眼，认识了两位“著名作家”，一位大诗人，还有一位气功大师。

事后我脑子里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：我们这个时代真是出“大人物”呀。甭管什么料儿，也甭管什么坯子，好像不贴上“著名”或一个“大”字，就拿不出手似的。保不齐烂酸梨或是蔫黄瓜都敢给它弄个“著名”包装盒，打上“著名的酸梨”或“著名的黄瓜”。

我原以为此番跟这些“大人物”的偶然相遇，事后会各奔东西。他们在我面前耍半疯儿那不过是逢场作戏，热闹完了，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了。

生活中难道不是有许多这样的场面吗？哥儿几个姐儿几个，甭管认识的不认识的，相识的不相识的，偶然的的机会碰到了一块儿，拍拍肩膀头，握握手，碰碰酒杯，对着侃点儿道听途说的京城“四大傻”、“四大丑”、“四大窝囊”之类的荤素笑话，互相吹捧一下。大面儿上看，都挺合得来，好像都是过得着的知己。赶到散了席，各回各的家。之后，也许十年二十年不再来往。

酒桌上的交情就像甲板上的爱情，也许等不到喝进肚里的酒，被肾脏排泄利落就告一段落了。

谁心里都明戏，这是怎么回事。自然，谁也不会因此而添病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生活“圈儿”。

然而我又幼稚了。殊不知有些人偏偏是靠邂逅的机缘，来编织自己的交际网的。他们的视线里总是张着蜘蛛网，甭管哪路的神仙，只要他认为可以留作备用的，齐活儿。他便趁您不留神的时候，把您给粘到网上，甭管您乐意不乐意，只要粘到网上，还就纠缠不开了。

您琢磨一下蜘蛛吐丝的本事吧。我没想到会被牛爷和魏爷的网络粘住。当然，这二位是爷，可不是蜘蛛。也许他俩以为粘上我，那是抬举我。我还别不知好歹。

我的确有点儿不知好歹。那次聚会的第二天，当我接到魏爷的电话时，愣了有两分钟。

“我？你怎么能记不起来了呢？”他好像比我还感到纳闷。

那口气就像是责怪一个孩子，怎么会不知道中国有个鲁迅。

“我是魏但丁呀！诗人，你会不知道我吗？”

我让他这打雷似的嗓门一惊，想起了那个当众撸起裤子，在汗渍渍的大腿上搓泥球的人。

“昨天光听气功大师侃了，我没顾上跟你多说话。怎么样？我们出来聊聊。我对中国文坛的现状，很有些看法，想跟你这个大记者交换一下意见。”他在电话里响着雷。

“对不住了，我不是跑文化的记者，对文坛上的事儿并不了解。我还是……”我预感到雷的威力，生怕被闪电给霹着。

“正因为你不了解当今文坛的现状，我才向你介绍点儿你一定很感兴趣的情况呢！怎么着？是不是想让我派车去家里接你呀？”他的话茬儿真是咄咄逼人。

“我哪儿有那个谱儿呀！可我现在手头正写东西，咱们能不能改天再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？你安排吧！”我这儿一打马虎眼，却让他抓了个正着，好像他单等着我这句话。

“明天或后天……”我迟疑着说。

“明天还是后天，具体什么时间、地点？我这人可是美国人的生活习惯，恪守时间。”

“你定吧！”

“那么说好，明天下午三点半，在前门‘肯德基’二楼见面。”

“好吧。哎，魏大诗人，你怎么知道我家电话的？”我纳着闷儿问道。

“牛爷告诉我的。你还不知道，牛爷在北京的新闻圈儿可是神通广大，哪儿有他不知道的事儿？”看来我是让牛爷和魏爷给粘住了，想躲也躲不过去了。

不当挨屁板子的秀才

我踩着魏爷定的钟点儿，准时准点儿地来到前门“肯德基”，上了二楼。

魏爷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正看报纸。见到我，他抬起手腕子看了看表，嘿然一笑：“你挺够意思，真来了。还掐着钟点儿。”

“魏爷召见，我敢迟到？”我打了个哈哈儿坐在了他的对面。

“喝点儿什么？这儿不让抽烟，我们只能喝点儿啤酒。为什么选在这儿了？我觉得这儿的气氛很适合谈诗。”魏爷不苟言笑地解释说。

“谈诗？你找我来是谈诗？”我看了看他，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

“对，我们一起谈谈诗坛的情况。”他不紧不慢地说，“好了，你先坐，我到下面买点儿助兴的饮品”。

不容我说什么，他站起来，转身下了楼。

不一会儿，他端着一个托盘上来。盘子上面放着几听罐装啤酒和两份烤鸡。

“文人吃喝不讲究，你就将就着吧。”魏爷冲我笑了笑。说着，他替我打开一听啤酒，自己也开了一听。

他径自喝了一大口啤酒，咽了一口气说：“我这不喝酒，找不到灵感。谈诗不能没有酒。”

“是不是写诗的人都好喝一口儿？”我把啤酒斟到玻璃杯里，瞅着对面的诗人问道。

“当然。诗人，有几个诗人不是被酒‘泡’出来的？”他释然一笑。

他的笑，我看着有些别扭。大腮帮子往下一沉，厚嘴唇向两边一咧，眼睛却朝外努着。说是笑，其实瞅着比哭还让人难受。

“你急赤白脸地找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谈诗和酒吗？”我笑道。

“哪儿能只谈这些肤浅的问题？酒与诗，我不过是稍带着说一句，这个话题太庸俗。我把阁下请来，主要是向你透露一下诗坛，不，是文坛的近况。想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新闻。你是当记者的，跟你谈诗，你肯定不感兴趣，也不懂。当然，说起来，我也应名儿算个记者，但那只是混饭。我的兴趣是写诗。我想你对新闻是相当敏感的。昨天，气功大师说咱俩有缘。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，也读过你的文章。昨儿一见面，觉得你为人比较诚恳，厚道。我很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既然我们是朋友，有些重大新闻线索不能不先透露给你，我不想让那些小报记者去‘炒’。”

“看来你这个大诗人挺给我面子。有什么重大新闻线索？是文坛上的事儿？”我端详着他问道。

“当然。你对文坛上的事儿不感兴趣吗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，我一向把文坛看得挺神圣，也挺神秘。我觉得我的文学底子忒薄，又不是跑文化的记者，好像没有资格谈论文坛上的事儿。再说，我知道的这方面的信息实在太少。”

“看来，你以后得跟我多接触。”魏爷撕开鸡大腿，嚼了一大块，又喝了一口啤酒，舞着手里的塑料叉子说：“刘先生喜欢诗吗？”